

# 想 巷

高二甲 邱嘉緣

喧囂的太原路二段……

瘋狂的踩緊油門，引擎壓縮運轉，一陣瀕臨警界線的低鳴之後，瞬間爆出一陣嘶吼，如飢餓已久的猛虎野獸般嗥嘯。輪胎高速碾過毫無生氣的灰黑色馬路，科技的金屬產物，以撕裂耳膜的速度，疾駛而過。我轉了個彎，駛入回憶……。

一彎小巷，害羞的依偎在大馬路旁，沒有絢麗的外表，沒有亮眼的名字，它被賦予了一個制式但鏗鏘的數字—222。踏著細碎的瀝青路，踩著灰白磨損的歲月，蜿蜒而入，每一粒堅石都印上了我 15 年來的足跡，走慣了的口字型路線，就算閉著眼睛，我也能走的愜意。嗅著小野草花的淡淡清香，拂過一片片葉瓣，彷彿可以感受到每一分生命的綻放，兒時畫面，就像觸動了重播鍵，在我心中快速播放：迎著暖陽，我和弟弟及鄰居小孩，在矮牆上辦一場豐富的下午場「野宴」；穿過所謂的「雜草叢林」去探險；以王媽媽車屁股為露天餐桌開同樂會；弟弟在日日春前和我騎腳踏車比賽；我摔在柏油路上哭著回家；在放學時呆望著火紅的夕陽……。我向前，迎面而來的是兩旁挺立如衛兵的舊式公寓，灰白色剝落的粉漆蔓延了五層樓，一條條裂痕爬過，如同皺紋般，刻畫著一縷縷記憶的痕跡。它靜，但不沉默，沉默意味著不出聲的死寂，它的安靜卻是充滿著雀躍的生命律動，每天每天，在我生命中，不斷上演。

朦朧的陽光爬過雜草叢生的荒地，向內窺視了一眼熟睡的小巷。喀叮一聲，紅門輕啓，彷彿不願挑破它那霧靄似的夢殼，但被歲月抹過而生鏽的鐵門，卻不領情的呼痛了一聲，噤歪——，驚醒了一宿好夢。作晨操的老爺爺老奶奶帶著朝氣出門去了。鳥兒羅列在電線上，好似五線譜上那些不規律的胖嘟嘟黑色豆子，環肥燕瘦的站了一整排，恣意的震了震羽翅，扯開喉嚨，啁啾啁啾啾啾啾啾唱了一長串的小步舞曲作為我的起床號，窩在被子裡不想聽，換來一曲更加放肆的花腔女高音，只得投降似的滾下床鋪。伴隨著婆婆媽媽們的問早到好，只聽見慌張的腳步聲一路響過，那是趕不上鐘聲和打卡機的學生和上班族。臉頰上的汗珠，與晶亮清朗的陽光相映，閃爍著，如同鳥兒的眼珠子。

光影推移，熾熱，從一堵藍天傾洩而下，墜向屋簷，撞上遮陽板，再如同爆炸般，怒吼一聲向四周竄開。熱辣辣的陽光灑得盆栽垂頭喪氣，鳥兒也不知躲哪兒去了。母狗多多肚皮貼地趴在紗門前的紅磚平台上，伸長舌頭，哈—哈—哈——喘著氣散熱。就算不因為這悶熱，牠也老得不再能陪我們跑跑跳跳了。但是牠可有好多好多陪我們全家遊山玩水的回憶等著牠花一整個下午的白日夢來回味。溽氣蒸騰而上，將瀝青煮成滾燙的黑豆漿，咕嘟咕嘟的冒著泡兒，燻得人們個個無精打采，窩進家裡乘涼去了。這，是小巷的正午時分，華麗音符上演前的中場休息十分鐘。

風起，盆栽裡、溝縫內、牆頭上、水溝蓋邊，各色喊的出名、叫不出名的綠意巍巍顛顛的舞了起來，點綴著豔紅的、粉紫的、鮮黃的、嫩白的花朵，搖醒了一下午的香夢。陽光從西邊那頭斜射下來，但熱力正迅速減低，公寓的影子在柏油路面和一些下午場的演員間緩慢移動。那是四點整準時轉進小巷口的賣肉圓小貨車，以磁性不失優雅的女音播送著它的到來。我喜歡聽它的聲音勝過於肉圓，不過偶爾有些時候，會買一個來嚐嚐。這時，老闆就會掀起油鍋的蓋子，夾起一個炸成金黃色油滋滋的肉圓，再淋上兩大匙滿滿的醬料，配上滿滿的笑臉熱騰騰的送到我手中。雖然味道不是最頂級的，但是濃濃的親切感可一點都不少。這是我一天中最喜歡的時刻。小學生們都放學回家了，下課的雀躍風似的席捲小巷，我們就是愛玩：彎道賽跑、腳踏車競速、扮家家酒、躲避球……。街頭巷尾充斥著銀鈴般的笑鬧聲，紅撲撲蘋果似的面頰漾著歡愉。總是在興高采烈時忽略了敵人，一架架嗡嗡鳴的小型戰機殺得見紅眼開，在我們的手臂、小腿上留滿了他們偷襲成功的戰果。熱熱鬧鬧的折騰了好半天，一個個被叫回家了，小巷看似沉寂了些，其實不然……。

以揭開魔術師手中黑布般的速度，驚喜正一份份醞釀。一抹亮黃逐漸轉為鵝黃，轉而為橙黃、土黃、暗橘、楓紅……那是燃燒的焰、斑駁的金，多麼的絢麗，血紅的天映著幾縷斑斕的彩霞，又逐漸消失為暗紅、桃紫、藍靛……最終化為如天鵝絨絲緞般沉沉的藍黑色。布幕置換工作稍歇，香味卻隱隱浮現。現在想起來，彷彿還是能聞到那濃濃的油煙味兒，混著鍋鏟來回的炒動聲及貓咪花花和灰灰滿心期待的喵喵叫，蔬菜香、鮮魚腥、肉湯味四面八方圍攏而來，鄭媽媽、黃阿姨、劉奶奶家吃些什麼，全逃不過我的鼻子。青椒炒肉絲、菜脯蛋、炒豆芽、滷蹄膀、香菇雞湯，媽媽的手藝是一定要配上兩碗的白飯才會滿足。

「烏衣巷口夕陽斜，飛入尋常百姓家」鳥兒倦得歸巢了，一頂蒼穹籠罩著被公寓圈住的小小空間。

微風吻過肌膚，星子爬上夜空。一窗的明亮一盞盞接龍似的傳至巷尾，飯後安詳而飽足，對面爺爺拉出一把枯黃剝落的舊藤椅，手握著紙扇，搨著悠閒，笑看我們捉蛾撲蠅，樂聽三姑六婆們閒話家常。辛勞，就這麼搨得煙消雲散了。老舊的小巷沒有隔音設計，我喜歡一邊寫功課，一邊聽三樓夫妻吵架、隔壁兩家媽媽聊八卦、對面五樓姐姐彈鋼琴、外頭摩托車上大哥哥和女朋友講手機……各式各樣最新小巷成員新聞，百聽不厭。月兒皎潔如那光潤、蜜糯般的芳容。嫩白的星輝和白熾的路燈勾織成一匹交映成趣的光瀑，橫的為柔美，縱的為鮮亮。夜風輕送，燈下群聚起舞的小飛蟲悸動成圈，最終樂章翩然而至，有別於交響樂的壯盛華麗，擊著一手流瀉而下的月光，站聽紡織娘、螽斯、蟋蟀、壁虎齊聲共唱，唧唧————唧唧唧……嗒唧——…。總是在這輕快悠揚的圓舞曲伴奏下朦朧睡去。夜漸漸深了，空氣中瀰漫著滿滿的倦意，曲終人散後的大馬路殘存著偶爾一聲呼嘯……。

路牌上仍清楚標明著太原路二段 222 巷，我們家卻已搬家快兩年了。小巷旁雜草叢生的荒地在我上國中前就整地成停車場；放學後探險的叢林在黃昏市場倒閉後改建成峨偉的住宅大樓，從此遮住了夕陽；舊公寓在搬家後不久就租給別人；兒時玩伴也都長大而逐漸疏遠；而我也早已不是小學生了。再回到這裡，人事景物皆已成非，但小巷卻永遠在我心中保持同樣的容顏。

一輛輛泛著金屬光芒的高科技怪物，在我面前呼嘯而過。我抬頭，樹姿搖曳的綠園道，群芳怒放。我轉彎，駛出回憶……。

